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 
第十三回 喧赫頭銜龜能人語 慇懃晉接免解客嘲

卻說狗兒全裝披掛了，瞞著沈寡婦，得意非凡的出了窰兒。一路過觀音寺一帶，見了銀樓便心中計劃著道：「金鐲一對、金戒子兩隻不算什麼，問這老婆子要去，怕不照數的給我？」

見了衣店，心中計劃著道：「銀狐袍兒、草上霜褂兒，不算什麼，不算什麼，還來問老婆子要去，怕他不照數的給我？」一路雲裡霧裡般的一個計劃著，早出了街口，向南信步走來。只見一個茶棚前擁擠了許多人，在那大聲價笑。

狗兒橫豎聞著，撥開眾人想挨進去看時，忽聽得一個人嘶聲喚著道：「狗君子，狗志士，狗先生，夫子有言曰：『水余浮屍，心不察其如命何！』」狗兒雖聽不清說的什麼，那「狗」

字是自己的尊篆，那有不關心的理，況這聲音又是很熟的。便探首進去看時，不覺一聲奇怪，那人早沒命的撲上來，帶哭帶指著個慇懃漢說道：「是亦妄人而已矣。予方憑軾而觀，辱於泥塗。彼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反綏之使來。非事之以珠玉，不得免也。救人如不及，先生其許之乎……」話沒說完，引得圍著看的哄然大笑。那慇懃漢見了狗兒，也不敢猖獗，放了那人，靜悄悄的立在一邊。

原來大褂子、書呆子廝扭入茶篷之際，正狗兒排眾探首之時。打量著那書呆子時，不覺心中一動，想遮莫是表兄席終南，便睜眼向著烏大褂子道：「你又作怪呢。」烏大褂子不敢倔強，嘻著臉道：「窮得慌了，鬥著這呆子玩罷了。」狗兒冷笑道：

「且教你認識這呆子。」說時攜著那位終南的手道：「表兄不是來應知事試的麼？他日得了宛平縣缺時，先處治這廝罷了。啊！」

烏大褂子聽著慌了，礙著眾人，又不敢跪下來。狗兒向身邊摸出張五千錢的票子來，向烏大褂子一擲道：「還不走你的路！平日一疋兩疋的周濟了多少，可不餓了貓，倒知恩報恩些。」

看官，這句話裡的「貓」字，原不見得妥當，只出在狗兒嘴裡，卻礙著佳名，自不得不以貓易狗呢。閒話慢表。且說烏大褂子得了五吊錢的票子，那裡還有工夫去聽狗兒的話是罵是贊，早一溜煙走了。

狗兒引終南出了茶棚，到青雲閣樓上，泡了碗茶坐定了，才悄悄的道：「表兄，你怎不顧些我的顏面兒，在人叢中直呼起小名兒來。你兄弟現在靠著全身本領，掙到比嫖客差得一級了，走出門時，誰不撥臀放屁的喚你兄弟聲老哥。你卻狗哩狗哩的亂叫起來。」終南道：「君子也，志士也，特別改良之尊稱也……」這句話沒說完，狗兒早止住他道：「不要掉文罷。

我肉也麻起來哩。」終南才竭力打疊起語來道：「比嫖客差一級麼，怎便就算闊呢？」狗兒道：「你不曉我那裡的嫖客，多些特任大員，比他差一級，不是個簡任官麼？怕還不止中大夫呢。」終南笑道：「依你這樣說，不是充了個窰子相幫麼？」

狗兒正色道：「我原說你到底是才進京的，一些也不懂，卻愛充內行兒。我這身分那裡肯去做這下流生活去？只因生性吃情，挨不過那班大老們請求，暫擔任個花叢招待罷了，那裡便算是相幫。只你怎無緣無故進京考起知事來呢？」終南忸怩著道：

「說也慚愧。我是在外省當了一年什麼法政學生，總算有了知事的資格，特來應和事的呢。」狗兒道：「那也算不得什麼慚愧，雖不能像我接近貴顯，到底也是個命官。來來，我們喝了杯，到下處去喝酒罷！」終南本來沒什麼事，況又承他解了圍，殷懃勤的邀著，自然應了。只一個是方袖長袍，一個是高領又褲，一起走著，很有些礙眼呢。好在兩個人倒也不計較這些。

走了一程，狗兒道：「裡邊坐罷！」終南向門上打量了一回，不覺一楞，隨笑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呢？」狗兒笑道：「你問他做什麼，橫豎進去就知道了。」狗兒便隨著進了二門。

見攔頭迎出個婦人來，手裡托了支煙袋，覷著狗兒冷笑道：「你倒還來了，可知遠著我眼睛，便會搗鬼哩。」說時，瞥見了那方袖長褂的席終南，忙問：「這位爺是誰啊？快女兒屋子裡坐罷！狗兒，你怎不引爺進去？」狗兒笑道：「莫忙罷，這是我家表兄呢。」那老婆子便不言語了。狗兒卻引著終南相見道：

「這是我們挹姑娘的親娘，左右是自己人，行個常禮罷。」終南不知所以的作了個揖。沈寡婦少不得也將身彎了一彎，自招呼著別事去。狗兒領終南進了個屋子來。終南見那屋子卻在二門的左角，裡頭攔著張涼牀，壁上滿懸著月份牌並胡琴弦索等。

當窗一隻桌子，一順倒也有三張椅子。狗兒便讓終南坐了，自己陪笑道：「表兄且在這兒坐一回，我出去便來呢。」

終南原也有些納悶，卻又只得應了。等狗兒去了，向那桌上翻弄著，見都是些泥版的劇本，什麼劉鴻聲的《斬黃袍》哩，譚叫天的《空城計》哩，五花八門，也不曉得個中的好歹。最後翻出了本帳簿也似的來，開首第一條便是某王爺的堂差，接著某總長哩，某督辦哩，都是些了不得的闊人。不覺一遍遍盡出神的看著想：「瞧不出這一間斗大屋子，倒有這國務院的簽名簿呢。」起初心裡原有些不自在，想托辭走開，到此不覺那尊臀竟似鐵澆在椅上的，再也立不起來，只靜悄悄的聽著門外車聲、馬聲、請安聲、笑語聲，一刻熱鬧似一刻。伏首向壁縫中望時，只見一個個錦衣華服向內走著。那位表弟狗兒，穿了大青布袍子，顛頭簸腦的在那裡引接。挺胸凸肚的站了一院子，風回雲抱，喧赫萬端。把自己禁得氣也不敢大呵半口，伸著舌頭悄悄的縮還頭來。

一會外面的電燈明如雪月，自己屋裡卻仍黑？？的。望狗兒時，影蹤也沒有。自思不料今日竟被表弟軟禁了半天。正想時，一個人直闖進來喚：「狗兒呢？」終南也沒看清楚，突然道：「我也在這裡等久了，請你同他說一句，說我要走哩。」

誰知那人啐的一聲，唾了口沫，轉身便走了。終南心裡一怔，想：「我也是個老爺，只沒考取指省罷了，不是尼姑和尚，見了就要唾沫啊。」

又等了一會，才見有個小廝攜著盞洋燈走了進來，向自己看了看，把洋燈擱在台上了，道：「掌班說今天是魏督辦的酒局，正忙不下來。請你老人家好歹候著罷！」終南看那小廝時，禿頭長袍，眉彎眼媚，說話含笑不笑的，著實有些可愛，便顛頭簸腦的應了。又問他叫什麼名字，當什麼職事，每月有多少出息，小廝笑道：「我那裡有什麼職事，就替掌班的倒痰盂揩煙袋罷哩。一個月的出息，看和酒多少，多時也不過拆三四十元的小帳罷了。」終南驚道：「什（怎）麼有這許多！我考了個三等，分發做縣佐，就補了缺，也沒你倒痰盂的出息呢。」

小廝聽他說得不倫不類，知道是個呆子，沒趣的，便笑著道：

「我替爺去催著掌班的罷。」說完，竟是去了。只聽那裡一片繁絲哀竹的歌聲，並夾著些庖鳳烹龍的香味。不覺肚裡空落落的，有些饑餓上來，仍不見狗兒影蹤。愈候愈久，愈久愈餓，愈餓愈急，愈急愈不見狗兒到來。一個人只在斗大的屋子中亂轉。

又隔了半日，忽聽得裡邊一陣笑聲。接著傳呼伺候，外邊答應一聲，門外馬嘶車動。龜兒驚兒一齊站著，燈光照耀，從裡邊簇擁出一窩蜂的貴客來。忙向壁縫中張著，見一人一人過去了，門外輪蹄輾動，一時星散。不覺又雄心勃然道：「他日得志，我席終南也要葫蘆依樣呢。」

正癡想著，接著裡面喚將出來道：「姑娘出去哩，把轎燈打著罷！」終南聽了，整頓全神的重複張著。一回人面未來，香風先到，衣襟絲絲的，一個俏侍扶出個絕色麗人來。真是雨涵菡萏，洛川神女之姿，煙潤芙蓉，月窟姮娥之色。不覺呆氣勃發，不住將手指畫著圈道：

若非群玉山頭見，曾向瑤台下逢。

不知不覺放浪形骸的出聲朗吟起來。正發著呆，忽聽得背後拍的一聲響，不覺大驚。正是：